

极品

女人

华盛顿春天的故事

熊涛 著



同心出版社

极品女人

华盛顿春天的故事

熊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品女人：华盛顿春天的故事 / 熊涛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3

ISBN 7-5059-4017-1

I. 极… II. 熊…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4600 号

书 名	极品女人——华盛顿春天的故事
作 者	熊 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顾 苹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0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15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17-1/I · 3124
定 价	19.80 元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美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止！
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作者简介

熊涛，1968 年生于北京。1991 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获管理学及电子机械学学士学位。后自费留学美国，获乔治·华盛顿大学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社会学硕士学位，及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Virginia Tech) 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辞去世界银行华盛顿总部的高薪工作后，现在美国创建和经营一家文化艺术公司。



责任编辑 / 顾 苹
封面设计 / 崔玉珍



目

录

1. 大漠传奇 / 1
2. 外面的世界 / 15
3. 梦回菁菁校园 / 25
4. 枫林野餐 / 35
5. 宿舍里的月光 / 59
6. 最后一封情书 / 85
7. 寒窗托福 / 98
8. 梦断芝加哥 / 101
9. 纽约惊魂 / 116
10. 极品女人 / 138
11. 迈阿密奇遇 / 178
12. 那片枫叶 / 189
13. 华盛顿喜相逢 / 204
14. 一代华商 / 222
15. 鸳梦重温 / 239
16. 真相大白 / 253
17. 重归故里 / 276

目

录



1. 大漠传奇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

早春傍晚，一对年轻的恋人在林间追逐戏闹。

他跃过一条横穿林间小径的铁路跑在前面。她也想跃过去，可是未能如愿。高帮皮鞋的尖后跟，不知怎地一下子死死地嵌进了风吹日晒的枕木裂缝里，一时拔不出来。忽然，一声汽笛长鸣，一列火车正高速驰来，她奋力拔脚，却力不从心。跑到远处的他急忙冲过来帮忙，想帮她把脚拔出来，可仍是拔不出来。他慌忙俯身去解鞋带，好让她的脚能从鞋中脱出。急忙中鞋带却被系成了死扣，更是解不开。

火车风一样地逼近了，因为天色较暗，等火车司机看清铁轨中间有人，立刻紧急刹车时，却为时已晚。她一看来不及了，便使出浑身力气奋力一推，把他推出了铁轨，她不愿心上人和她一起丧命。而被推到铁轨外的他凝望了一眼疾驰而来的火车，突然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微笑着对她说：“亲爱的，咱们说好的，死也不分开！”她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想说什么，还没来得及，火车已吼叫着从两个面带微笑而视死如归的恋人身上轧了过去……

叶锋眼前忽然一片血红，仿佛整个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不！不……书雅你不能死，你不能死，书雅……”叶锋惊



叫着突然从草坪上坐了起来,摇摇头,才发现又是一个噩梦!摘下墨镜,揉揉眼睛,看见夕阳烧红了半个天空,把眼帘也映得通红。

夕阳又红又静。耳边却仿佛仍回响着一句话:“亲爱的,我们死也不分开!”这不是自己的梦语,是多年前爱人书雅在北戴河边、在离开他之前,曾在他耳畔说过无数遍的爱语。可每当这温柔的爱语回响在耳边,心却像被钢针刺穿了一样剧痛。都说梦与现实是相反的,叶锋宁愿这梦是真的。

举目远眺,芳草碧连天,四周春意盎然。空气清新得处处都可以闻到樱花的清香和嫩草的气息,清澈的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边一排排樱花树含苞绽放,银色的小鱼在缀花点点的碧波里欢快地游来游去,真是赏春的好季节。

叶锋却无心赏景。看看表,在草坪上竟然躺了半日,该回学校了,晚上还有商业管理课。站起身,拍拍屁股,叶锋不情愿地向停车场走去。

走到离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不远的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车子。这是一辆白色的灵魂(Spirit)牌美国老式汽车,只花了五百美金从一位好心的美国白人老奶奶手里买到的。车子虽旧了一些,但开起来尚好。

学校很近,开车只需几分钟。可来华盛顿(Washington D.C.)看樱花的游人实在太多,宽阔的宪法大道上已是车水马龙,车子缓缓地移动一段距离后便停止不前了。望着夕阳映照的白宫(White House)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摸摸发干的嘴唇,叶锋仿佛又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焦渴,眼神不禁变得恍惚,视野中的都市万象渐渐消失了,深邃的目光中又浮现出一片极目无际的茫茫大漠……



行人被叫下了汽车，这才发现四周尽是一望无际的大漠。层层沙脊，蜿蜒逶迤，像被微风吹皱的死海，古老苍黄却寸草不生。换个时候，他也许会满怀仰慕地欣赏这古老的恢宏和荒凉。可现在却不是来赏景的，满是青筋的手腕上紧缚的手铐已经注定自己要在这荒漠深处度过三年的劳教生活。

被几个武警押解着又步行了不知多少日，终于见到了一座高墙环绕的“城堡”。走进城堡被推搡着关进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叶锋知道这就是他要居住三年的“家”，一个关押各种犯罪分子的、与世隔绝的封闭式监狱。

每天吃的是硬涩的窝头，漂着几片叶子的被狱友们叫做“游泳”的菜，沾点肉末就是打牙祭了。另外，言教体罚，各种“锻炼改造”是免不了的。

也有从未吃过苦头的劳教犯，因受不了锻炼改造之苦而想方设法越狱出逃。但监守劳教所的人却并不太担心有人越狱。因为劳教所处于远离人烟的荒漠之中，要想徒步走出荒漠至少要走一个月。在荒漠中没吃没喝，不被饿死也会被渴死，所以多数越狱者最后还是乖乖地又回到了劳教所。那些执迷不悟的或是找不到归路的越狱者，全都沉尸于荒漠之中。等被发现时，人已被风干，枯瘦如柴，宛若千年木乃伊。

夜深人静，思绪却难以平静。被判三年劳教，关在这四面坚壁不见天日的小屋虽然有些冤枉，但叶锋并不后悔，因为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雨慧。

雨慧的家在“天府之国”四川成都，她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在她不满五岁时，她家里把她送到北京二叔的家里寄养。

二叔家和叶锋家都在一个院子里，离公主坟地铁站不远的一个普通的大杂院。

本以为离开酒鬼父亲会是一种解脱，可哪里知道二婶却是个非常尖酸刻薄的女人，打骂不说还逼迫她干许多家务，做



饭洗衣、擦地板、倒便桶,样样都干。冬天婶婶为了节省蜂窝煤,还不准她用热水洗衣物,她只好用冷水洗,小手被冻得又红又肿。

二叔倒比较“疼爱”她,常常捏着她的脸夸她:“妮子长了一定是个迷人的姑娘哟!”一双粗手总爱放到他不该放的地方,他的眼光更让她感到害怕。她常恨不得能插翅飞走,再不复返。

惟一让雨慧感到快慰的事,就是每天下午空闲的时候,趴在窗口看邻家一个瘦瘦的、看上去有些腼腆的小男孩在院子里玩弹球。那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有时见不到那个瘦瘦的小男孩,心里就会感到非常难过。

那个小男孩就是叶锋,刚从老家带养他的奶奶家回到北京。一天,叶锋突然发现邻家的小女孩趴在窗口望着他,便挥手示意她也出来玩,迟疑了一下,她便笑着点点头,像只逃离笼子的小鸟,欢快地飞出了屋门。

从此,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他教她逮麻雀、粘知了、玩弹球;她教他叠纸鹤、踢毽子、丢沙包,两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有时她会突然喊肚子饿,叶锋不知是她婶婶克扣口粮的结果,便常常从家里偷一两个麻酱花卷给她吃。看她吃得那么香,叶锋想她一定是饿坏了,但总是不明白,每次她都很不愿回家。

叶锋比雨慧大三岁。由于户口问题,父母很晚才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后来雨慧也被送到了同一所小学,两人仍在一起玩耍。雨慧只跟叶锋玩,叶锋也只跟雨慧玩。

光阴荏苒。从相识开始,一晃便是十载。叶锋已长成了一个高挑儿的大小伙子,而雨慧也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因为两人的成绩都很好,所以又先后考进了附近的同一所重



点中学,只不过叶锋已读高中,雨慧还在初中。

虽然叶锋比雨慧年长,但他并没觉得成熟意味着什么。而她却感觉到了成熟在她体内所引起的变化。尤其是当他握着她的手的时候,她会脸红心跳。有时她会悄悄地趴在窗口偷偷看他,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令她心跳不已。

一次无意中叶锋也突然看见雨慧在窗口愣神儿,忽然觉得她那纯美的天真无邪的模样,在紫色的窗框内就像一幅美丽的丹青图。

一天放了学,两人跑到离家很远的万寿路附近的温室菜棚里,偷吃嫩黄瓜和西红柿,直到小肚皮都胀饱,又坐在田埂上玩拔根的游戏。玩着,雨慧突然让叶锋给她讲笑话听,叶锋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一个在西安老家听到的笑话:

“说东村儿和西村儿有两个近视眼儿,一天早上两人到集市上去赶集。东村儿的抱着一捆棉花,准备到集市上去卖棉花;西村儿的抱着一只鸡,准备到集市上去卖鸡。两人在村口碰见了,西村儿的便和东村儿的打招呼说:‘早啊,卖大油去啊?’东村儿的瞪了西村儿一眼,骂道:‘就你那眼神儿,还玩儿鹰哪!?’”

讲完,雨慧格格笑起来,以后便常用最后那句话来取笑叶锋。又玩了一阵,天已擦黑,叶锋打算回家,雨慧却使劲地抓着叶锋的手,让他再多坐一会儿,他不知雨慧为何而紧张。两人什么也不玩、什么也不说了,就一直手握手地坐着。

抬眼望去,远处天边有一排大雁,在秋日落阳的余晖里,朝着温暖的南方飞去。雨慧凝视着大雁说道:“我要是一只大雁该多好啊!能自由自在地飞到温暖的地方去。”叶锋当时并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天黑了,叶锋说爸妈会着急了,雨慧这才忐忑不安地跟叶锋回到了大杂院。

第二天,叶锋见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雨慧,终于明白她



为什么不愿回家了。雨慧告诉叶锋,说婶婶不许她再和他玩了。尽管如此,两人还是偷偷在一起。

转眼叶锋即将毕业,准备参加高考。对成绩一直优异的叶锋来说,上大学本不是件难事,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却让他的大学梦破灭了。

这是个阴冷的黄昏,叶锋穿着厚厚的军大衣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一群小流氓正在调戏一名放学回家的女同学。为首的小流氓调戏道:“小姐儿,听说过金钗对凤钗的故事吗?跟哥哥走,哥哥告诉你。”

“对呀!走,哥几个教你,走呀!好玩儿极了!”几个小流氓趁机在女孩身上捏捏扯扯。

“放开我!臭不要脸的!放开我!流氓!”女孩不停地叫着、挣扎着。

叶锋听声音如此熟悉,快步上前,仔细一看,大吃一惊,那女孩正是雨慧。她一直在等叶锋下补习课好一起回家。等到天快黑了,叶锋还没下课,她只好几步一回头地往家走。哪知半途遇到这帮流氓。叶锋见状,跃步上前,一把揪住了凶相如狼的小流氓头头的衣领,大声喝道:“放开她!”

几个小流氓见一高个子又气昂昂威赫赫的人突然冲上来,吓了一跳,霍然愣住。尽管叶锋个子很高,但一看他那清瘦的身体,小流氓头头的胆子又壮了起来,龇着一对被烟熏得黑黄的犬牙喊道:“小丫的,放开手!少他妈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小心我打得你找不着北!”

“爷就一直奔南去!”叶锋不紧不慢冷冷地说道。

“嗨!嘴还挺硬啊?待会儿打得你满地找牙!看你嘴还硬不硬!”

“爷这两天正好牙疼,正愁没地方拔牙呢!快把人放了,不然,就不知道谁满地找牙了!”叶锋毫不示弱,手依然紧紧抓



着小流氓头头的衣领。

“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儿了，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你不就是傻子他干儿子吗？！”

“他妈的！我看你是活腻味了！给你放点儿血，就知道我豹子的厉害了！”豹子一只手想挣脱叶锋的手，另一只手却不知从身上哪里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边骂边照叶锋的肚子上就连捅三刀。叶锋猝不及防，急闪，但还是被刺到了。幸好他穿着厚厚的军大衣，里面还有运动服，匕首刺穿了军大衣和运动服，只划伤肚子上一点点皮。

叶锋没料到豹子身上有刀，不顾手被刺伤的危险，伸手去夺那把刀子。豹子见连捅他三刀都没吓住他，恼羞成怒，挥刀便向叶锋的脸上砍去，叶锋本能地扭头急闪，匕首从耳根划过，耳垂被划破，血涌而出。

顾不得疼痛，叶锋双手抓住豹子拿匕首的手腕，气沉丹田，一把便把匕首夺了过来。豹子没想到叶锋的力气这么大，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不屑一顾又嬉皮笑脸地嚷道：“你小子有种！有种就来捅我，来呀，往这儿捅！”豹子使劲地拍着胸脯嚷着。

突然，他不再出声，愣愣地看着叶锋，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因为他看见叶锋浓眉紧收，锐利的眼睛突然射出一道寒光，森森彻骨。豹子还愣着，叶锋已猛地伸出修长的左臂，一把扣住了他的后脖颈，不由分说，往下一按，右手里的匕首已猛力地向他的肋下捅去。豹子翻着白眼，倒在地下。雨慧得救了。但叶锋却因伤害罪被判劳教三年。

最伤心的是雨慧。当叶锋从家中被警车铐走的那天，她哭成了泪人儿，不顾一切地冲出房门，冲出院子，拼命地追警车，边追边喊着：“你们这些坏蛋！他是好人，你们不能带他



走！不能带他走！……”追了很远很远，汽车已从视线消失，她仍跑着、追着，直到精疲力竭跑不动也喊不出声音为止。她像丢了魂儿一样地瘫坐在路边，呜咽着、抽泣着，伤心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沿着纯真无邪的面庞往下流淌……一个年方二八正值花季的少女，感到失去了她最怕失去的东西，她无法接受，无法承受！

……

监狱里有不少奇事。一天，叶锋听见两个看守在议论：“你说这帮犯人也真能耐，上次抓回来的那个是用一根笞帚杆儿把手铐打开逃跑了的。”

叶锋心里也想越狱逃跑。不是他忍受不了牢狱之苦，而是想回家看一眼卧病在床的母亲。一次，出门放风时，趁看守不注意，他从笞帚上掰下几根小笞帚杆儿藏在身上。回到狱室便悄悄试图打开手铐。屡试不行，正要放弃，无意中手铐突然开了。他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打开手铐的窍门。于是重新戴好手铐，等待时机。

不久，叶锋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正值南瓜丰收的季节，部分劳教犯被调出劳教所去搬运南瓜，叶锋便是搬运者之一。

搬运工作每次都在夜间进行，为了想逃跑出去，在每次搬运过程中，叶锋都会悄悄地在沙土下埋上一两个南瓜，牢牢地记住每一个南瓜埋藏的位置。等南瓜搬运完毕，十个南瓜已经埋藏好了，就等有机会溜出劳教所了。

叶锋想了一个办法。他告诉同屋的人：“等我出去放风的时候，你们就放消息出去，说我已越狱逃跑了。”趁着出牢门放风的机会，他便悄悄躲在墙角一块大木板底下，用笞帚杆儿打开手铐，一藏就是两天两夜。劳教所的人听说他逃跑了，找了两天两夜没找到，也就不再寻找了。



待夜深人静监守松懈之时，叶锋越过高墙，逃出了劳教所。

叶锋把预先藏在大木板底下的一根长绳，穿在木板的孔上，斜挎在肩上，一个一个地找到了事先埋藏好的南瓜，饿了两天两夜的他，一口气先吃掉了半个南瓜，然后把其余的放在木板上。他拖着南瓜，朝着自己选好的方位挺进。

黄沙掠过，长烟坠落。没有盈盈绿水，没有妩媚青山，更不见丁点人烟。那举目无涯的是真正的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大漠雄奇、瀚海阑干，让多少骚人墨客吟诗作赋却望而却步，又引多少英雄豪杰气壮山河竞折腰于黄沙之中。可叶锋却脚溅黄沙，归心似箭。渴了饿了，就以南瓜充饥解渴；累了困了，就打个盹，不敢久睡。一是怕劳教所的人前来追捕；二是怕睡久了，一起风就会被黄沙活埋而变成木乃伊。

正午烈日炎炎，大漠如静海，企图淹没他；傍晚风沙骤起，黄沙如巨网，企图困住他。他虽然恐惧，但没有被吓退。对着漫天的黄沙，他像一匹孤身伫立于大漠中的骏马，引颈长嘶：“风！你刮吧！刮得再大些吧！把我吹回家，吹到我娘身边吧！如果你要让我死，就先让我见一眼我的老娘吧！你刮吧！我不怕你！刮吧！我不怕你！”他不停地咆哮，浑厚的声音激昂震荡，响彻大漠。风沙似乎突然变得胆怯了，悄然销声匿迹了。

眼见十个南瓜只剩下了一个，可满眼的黄沙仍是无边无际。待食完最后一口甘美的南瓜，叶锋也不知还要多少天才能走出荒漠。但他只有一个信念，就算渴死和饿死，也要见一眼卧床的母亲。

已经是两天两夜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了，可茫茫沙海仍是浩瀚无涯。“不，你不能泄气，你必须走出去，你一定会走出去



的！娘还在等着你！必须回去看一眼！”心中这个顽强的信念支撑着叶锋，艰难地跋涉在无垠的黄沙之中。

狂沙退了又起，烈日落了又升。唾液用尽了，嘴唇干裂了，眼神也开始恍惚了，烈日下射入眼帘的不再是闪亮的黄沙，而是一串串炫目的光环，叶锋终于体力不支，一阵天旋地转后，身子软软地伏倒在地。

“不，不能停下，更不能闭眼。就是爬也要爬出去！对，爬出去，爬出去，娘，等着我，儿子就要回来了，就要回来了……”叶锋口中喃喃自语，铮铮铁骨般的双手插入黄沙，奋力地向前爬去。黄沙中留下一行蜿蜒而深深的印记，那是生命的轨迹。

奇迹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这也是发生在叶锋身上的第一个奇迹。难以置信，在荒漠中走了整整一个月，就在身体里的水分快要蒸发干、只剩一口气的叶锋爬到一个沙丘顶部时，终于见到了人烟，也见到了路边的小河。激动的他又突然站了起来，一头冲进了水中。

补足了水分，休息片刻，顾不得饥饿，叶锋又匆匆地赶到了火车站。身无分文，哪里有钱去买火车票？他想到了：“蹭车！”

正当叶锋计划着如何混上火车时，万万没料到有两个便衣警察早已暗中盯上了他。

两个便衣警察逮住了他，准备把他押回劳教所，身体严重缺水的叶锋情不自禁地流出热泪，他告诉两个便衣，之所以冒生命的危险逃出荒漠，目的就是为了回家看一眼卧病的母亲，哪怕就一眼。他恳求两个便衣允许他回家去看母亲一眼，然后就跟他们返回劳教所。

两个来自异乡也同样思念着远方母亲的便衣警察的眼睛里禁不住湿润了，竟被深深感动了，不仅同意他回家，而且还给他买了茶水和几个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包子，让他吃饱喝足